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宰臣以下 跋 御制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頌而不能以同時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瞻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溥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養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光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摠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耀著於天文而大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鉉紱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

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其蓋建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輝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

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福歷三紀雍雍穆穆昭無間言曾禾倦勤既履萬乘授之主嘗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巧而箴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只百拜稽首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

有開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傳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 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間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克殫儀輕况為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潘輝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

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

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

臣令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

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

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

史臺及奏知潘輝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

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朝善黃裳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蓋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請籍日夜危懼但謹攢截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 御書所進嘉邱生辰詩

右傳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 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怙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遺論頌乎太史遺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惟幾是安而股肱不忠萬事隳隳成三作頌推已徵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 大王有

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 上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報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 皇帝陛下 龍潛嘉邱 毓德進學一時官

寮皆出遴選嘗逢 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黃粟 次酌陳傳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

之其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日上呈贊讀 御名謹封因

敬請所以 謙賜之由 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

作皆寓警誨之音 朕依所惠 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

示不忘哀與傳良跪謝而退 龍飛之初推裳禮部尚

書傳良中書舍人未幾哀以疾沒傳良奏請以 御書

刊之堅珉 玉音賜許是時臣竊待罪瑣闥與傅良同
自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人畧曰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來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款惟
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
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
有教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憤然作而曰備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
戒者舜臯虞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
賢相款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士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諱
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信可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
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使知言之傅良曰今既刊宸
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青當瑛少愈曾未
信宿而已報蘇未幾臣亦去一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

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
神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
又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
下以修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廢
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百戶臣樓鑰

歐王帖後

魯自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
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墮涕歐公以嘉
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
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亦與其母念

達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達原無後耕者
于此

坡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
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教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
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梨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文
大氣其詩詞視唐諸子夜死弄篇章者多哉嘗今諸公如見
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感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
退秦於魏唐之後繫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
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盡欲作壘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
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
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摺擊略盡蓋割然似庖丁解牛
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
千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
方從代來齊樊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賈最
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
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併其序必有不和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
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答

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孰與孟子子子雲博極群書顯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類子不貳過論殆是漸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與古道不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不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向姑以見倦倦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從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
王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懽訴某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然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菴之免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迹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今

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顯
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燁所為
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
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
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
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
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大
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柰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
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

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
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明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
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
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
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
辨鼠豹不識螻蜎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
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越徵余言曰叙此書
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
同年進士名善珎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
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

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眺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發靈潤廟賜 救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狹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果兀取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

惰農耕器絕苦稼犁乃入上纜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輓轡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覓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群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驟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鷄初鳴至青蓮寺為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孰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數貢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為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

幕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徙于神
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
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
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
之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之
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
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
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
書欲會元憲于河陽計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中
之相劉自叅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
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

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
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
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繁
堡事寵節鉞元憲復完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稿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
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
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
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
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
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

哉而皆誣陷於群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偽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為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跋溫公與郭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為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足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

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成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多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漏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偏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為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當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明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亦記為見時逸老

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懷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特三
書所在未便故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遇士大夫
家輒見公遺帖皆喜貴清然為奉教學者願少如浙間可哉
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跋

題

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
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歲不知
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予至於及員郎治
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
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踈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
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是在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後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
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
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論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子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羅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求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願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鉄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

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卿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迺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蚘蟻行盡闔郡得軍中人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為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梅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猶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恠而問人
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往從常
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
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
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
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
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
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也嘉州
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

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績一編慕用之迺今得
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為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山
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
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_未復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
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
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
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鑿藥及稍
愈迺去以是益敬信翁盖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
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
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袖
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其大憶在
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為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
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
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
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為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為余言此藁得之京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
君父以欺天下亮燭寒穹壤矣豈知道葉在官所斥賣之錄
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者攸貫
尚足誅乎

跋蘓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晚所自敘百味遺稿非獨其人品
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曆
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日三經
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
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
四公者諱公亮宿况偉也楊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
胡五年相繼為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
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
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
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

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專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聞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駸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九閘者堰者皆已決捕魚鱉篋窩九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街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致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

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荒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杜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惧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安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敏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

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毫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此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藏畫名家余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孫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三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為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諱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

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者實儀蕪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蕪洵姚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為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况於事業尤可嘆息如研論事物碩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宏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它人與魯納邵昂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解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擬

視余蓋恍然嘆芝不遭也明日故拊復吐三葉紫實黃綠餽
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撮取逾時色爛然
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
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
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
芝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志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爾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傳無
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
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書像謂其二人為李
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
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陀書知巧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
世英主而相以偏方通上國方多然自大其語多飄刺不遜
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燕宋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灌即熟聞其人已迺定為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貴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槩以繩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錄是場屋始以綴緝探孰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與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

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詩賦官考試日者銓選
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責游子弟世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
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開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為計故改制以約之以
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運
臣之請迺欲博訪熟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官監如
國子生夫均之為士也禁其為舉子者而開其為國子者何
哉且禁其為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試
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
者累數千八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
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為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
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為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茲也欲其
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麻親附

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
均之為國子正在於昔寬之而今者顧吝畜又何哉上方嘉
與寓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
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別必且猥井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
其切瑳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天漁陽之事秦劾亦
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嚴歟田家
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
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
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
簡且便迺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寒卒之
報戰士無淥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
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

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焉宰相之子不免成達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士等矣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底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嚴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詣城門兵心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溫惠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隸駢職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為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斃無迺闕畧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息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効據古馭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何國而史決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郡無之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啓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為私奉養外繞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耐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上也一時司農又善為

計而西越之役六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雜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虞虞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嶠漢之陽東薄于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為多今成邊之衆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顧以日月為憂蓋嘗推漢之所以羸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感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與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丕變高者心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茲下迨此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

唐五霸爵益大壞藝祖龍興曩時機變傾覆嗜利亡耻之風一旦銷磨無復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

心者雖錫工不肯附名黨錘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敝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乎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茲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觀矣春秋之季

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蘓張蓋戰國傾軋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如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

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
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為曹吳之役者不可
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 是何節義成俗而
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
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 衰矣內則
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沒沒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
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
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納說
為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占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曆以
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觀矣豈論卑
氣弱迺所以為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
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凝齷守文

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 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并
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湏耶仰惟前
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
微旨願與諸君共細繹焉以備採擇西者改秩有雙轉有細
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
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與試銜等者有以兩
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絕也今將此而同之
歟迺者循考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考速有如此
者今舉不以日月為功歟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
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
之矣今與正奏槩無所齟齬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等
位不過郡丞佐今皆可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職免叙復若員
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官特間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

得此九重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
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為勸懲但曰勸士
毋以見清濁為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
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為大
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曰者聖天子深監
文弊未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
自五品入錫蘊射於禁園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
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
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
野人莫之識欻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
聞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
聞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并收射堂之廢久矣或曰

雖難卒行蓋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
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
子為射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替官雜用今
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庭高者試補吏
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
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
而聞於武事將有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
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來楚之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
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
居多熙朝慶曆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
之士功業不際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利棊劍客官瀆擊乎
班班見之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薄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

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
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高
家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清
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窮用武之國真
如焉竊亦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閩之周唐成敗
墨効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
而盛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賦之
源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屢屢無乏夫是數者之
利自若也又何驟若是然歟儒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
說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
吾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况四海之半又况古人有用之如
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讀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止一關而舟師不槩見於經句哉舫人習
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
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
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為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
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兵之役楚舟
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掩以井牧之法治
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
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終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
賦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
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屢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
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為東南之長而類以
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軍賦
燠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軍錢

充費與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
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
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
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
非在官之船故無嗣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
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
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
才居者斯其為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概不以倉卒
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
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
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
禦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
我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

唐制高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岳
出討大 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
江海要擊其備嚴矣。聞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玉旅
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之與之選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
彰或波其患伊欲以鄂者之戍施之泇江自荆達揚許浦之
戍推之泇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
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然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應
且夫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
曰國家暇時始置勿講卒有擻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成
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母
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間昔者大禹排淮次漢導三江定震澤而剗揚之患去方今
淮向為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

陵其興之間淪為沮洳者皆故墟并聚落也棄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馮湖繇是慮患涉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在艫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馬朝而亡堤數者又告病矣如之何況公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乘麻沃懋利刺彌衆卒然復懷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諸浦以仇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是漕則患在數年之後莫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荆溪道今蕪湖二州間所謂下唐者可以徑度長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

匪直為漕慮也假令蕪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 壞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家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為陂塍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為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運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紆然其擾不忍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驟而可以屯田者未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天冒地以要公土倖民之利也為國而利倖民奚以為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都黃之迹

杜預嚴以成功何敬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為耶事有召禍法有起茲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商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嶠塚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素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曰氏之記六井曾鞏之叙鏡湖單錡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併幸毋昭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傳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于時衆矣慶曆間屢出手詔開

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六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 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赦今厚農無擇守宰易監司數重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 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 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 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 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疎所以為人才之盛皆可攷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禪今日大有為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說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
自餘豈無耶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
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徃在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畫從吾說
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猶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彼苟卿於制
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
苟之詳也如梳革斷鞫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二者意亦獨
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
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彞倫而悲末世之苟道轉愈推孟氏之
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
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
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改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
言也本朝歐陽公之所學者方盛大壽論六學政事耻事牧不
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表湖學胡公尤

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為學術充備放南周氏二程先
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于世亦
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治効泯然不
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
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
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為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
誰云也自周孔以來實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貌敬口
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
我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
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
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歟其有得於
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遺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
一不相似也則委五忌布四體以求聖王之真可也言不

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書者皆罪之書不云
乎九州縣原四海會同願歷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毋
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謂不相火
何歟司馬其官也則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
司士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錄於馬且夫掌群臣之
版與介冑之士不可以同也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
可以同事也而周官雖合為一無乃亦其倫乎豈以為折衝
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履歷之儀而後可以
治軍旅乎或者以為是香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為簡
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闕殆有若周官之遺意
則又未可以必矣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于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餘慶曆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越廢誰
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
於梁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
儒先之善筭事閔風俗勸動州閭斯抗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

西峴首葱葱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今有鳳凰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

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

上閭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見孫曾

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克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霖
之患燕及胤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
質淳氣猶誤有民社願寧斯語以克於及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廢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宇何以召和會玉曆之初
頌雖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適實貴忱詳恭願哀矜一方嘉惠
百穀事闕民命軍使臣露僥倖之恩各在臣躬毋念民被所
危之惠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覆未惟
風戒火之祥何言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慈恭

不異塵凡有來盼蟹伶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
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護
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
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未且憔悴夫為吏之
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祭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
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
內名山川歟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未且就稿

固宰物者所以誦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
以奠侯不賢過而辱需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讓
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息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
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
三姓之舊於今為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
不懋而已故定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
名字所從來曰祖父
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
因書以遺之使持白
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艱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
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伏我歲晏亦二者之功
太空儻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取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者徒二年

勅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情重者隣州兇惡者千
里並編管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共
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
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擗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訴者隱

隣里

勅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保亦
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
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
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違告附近官司若不
言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
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勅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重
被追救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
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八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合者各如之

勅諸開攬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營內停止止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管宿提舉人失

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罪人略賣人以聯為略耐以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而編管和勅者各減一等

勅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之職在一陌隨與畧人者以不待仗強盜論一貫皆配千

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隣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畧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許及相救助之去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衆害故有停藏開權畧之法迺至聞設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系汝為非勸汝為當取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勸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祠祖看守

增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又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入下鄉恐辦保社復相迫擾或覓寄等家堯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九有枉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賦自有過差諸縣不能体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取過聽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瀾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孽應副當賦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朕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却被堯收人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戕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

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粟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
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
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米減五升省銀
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斛以上佳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
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文
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
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取以里巷
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士最是瘠薄必有鋤耜數畝加以糞溉方為
良田此間
不待施糞鋤耜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
間所收却無此效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
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陸各據未
火下午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該處
便妨日子况復般累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
不過十石供輸之外瞻贖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銀
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於鈔
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舖戶等入項是
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
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違呼
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決分使若甲家占
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逮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米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逐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與訟罪有所歸即非立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賄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拍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輩革執占爭論先自賄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推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囑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怜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疋除是般蠶網運送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擾擾迺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蚕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遍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免有平母今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